

盾上的詩篇

吳岸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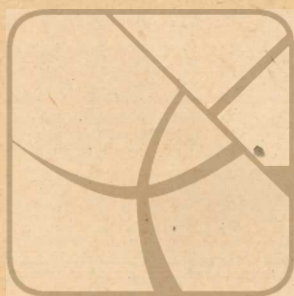


新月出版社出版

洪天賜教授捐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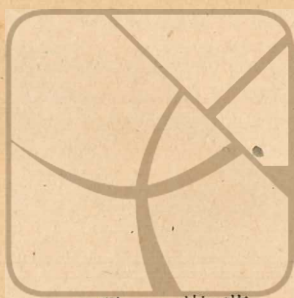
盾 上 的 詩 篇

吳 岸 著



新 月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月 出 版 社 出 版



吳 岸 著

盾 上 的 詩 篇

定價港幣二元二角

新 月 出 版 社 出 版

香 港 蘇 杭 街 一 二 二 號

新 華 印 刷 股 份 公 司 承 印

香 港 西 營 盤 荔 安 里 十 五 號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一 九 六 二 年 十 月 版

拉讓江畔的詩人（代序）

吳岸先生的這一本詩集有很清新的氣味，像這樣的詩的集子在南方還不多見。或者是因為我個人能讀到的當地的詩人的集子不多，所以會這樣覺得。不過，我却也敢放言，像「盾上的詩篇」裏面的這些詩作，即在南洋用華文寫作的詩人的作品當中，也得算是好的一本。

吳岸先生生長在砂朥越，據說，他現在還不過是二十歲左右，但他顯然是有一定的創作經驗的。這部詩集裏面的詩的語言都很突出新鮮，但却一點也不艱深，因此其所表達的情感也就親切動人。這似乎正符合了許多大詩人都同意的對於詩的要求：寫詩時所用的語言，必須像說話時那樣的自然而自然，能夠這樣寫詩的人才會寫出好詩。

一位往昔的文藝批評家（Coleridge）曾經這樣說過：「散文是字句的最佳的排列，而詩則是最佳的字句的最佳的排列。」這句話，其實也太偏重了技巧方面。真正會叫人讀了感動的詩，却不在它的排列技巧，而是它的內容。有優美的詩的語言是重要的，但一首詩是否傳達了實在的生活和真實的情感，這點更為重要。

詩人必須先有生活然後才有詩；感人的詩必須是有感人的生活的詩人才寫得出來。密爾頓（Milton）說：「那些想把詩寫好的人，他自己先得得是一首真的詩。」那要為英雄寫詩的人，他自己還先得是一個英雄。會寫詩的海涅不希望別人把他看做是一個詩人，而只希望

有人在他死後能在他的棺材上放一把劍，把他當做一個爲人類的解放和自由而死了的戰士來紀念他。

所以，用諷嘲或甚至是冰冷的眼睛來看世界、無意爲人類的事業獻出一份熱力，只是在苦心拼湊詩的人，他的詩是讀不下去的；即令拼湊得怎樣好，讀起來也只會使人感到空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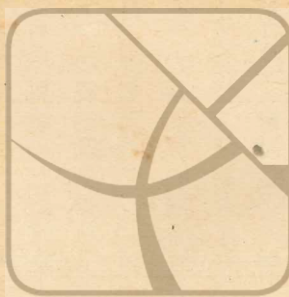
吳岸先生的詩顯然就是他的生活；這生活是我們大家非常熟悉的，是在這裏的千千萬萬的青年人在一道生活，在一起讀書，在一道旅行或郊遊時，所曾經經驗過的：

(一)

我們在夜裏尋找最亮的星，
它們在笑，老對着我們微笑。

四周盡是樹林，綠綠青青；
晴空却藍得平凡，

我們只想看看大海的廣闊，那永生的藍。



在椰園裏艱難地與羣蚊一夜周旋，
互相埋怨，不該來這鬼地方旅行；
幼稚的誤會，我們流淚，

用舌尖舔唇邊，
味道總帶點兒鹹。

我們害羞，我們的身體，
醜得像剛長粗毛的雛鳥，
邂逅了「女神」，就自以爲是詩人，
一陣笑聲，笑聲裏半遮半掩
各自心底的祕密。

然後來了一陣大風，未來生活的呼喚，
十個手指緊緊的握在一起，
完全不感到難過，不，不如說感到歡暢；
彷彿把希望的種子撒進希望的泥裏，
在深夜時分，我們分離。



大海呵，你的波濤洶湧，
水是這樣藍，水是這樣藍，

味道又腥又鹹。而我的淚，

味道是那麼苦，

味道又是那麼甜。

有時，在生命的綠葉上，

偷偷爬着寂寞的蟲。

生活叫人在夜裏張大着眼；

喂，飢渴的心臟，不要讓它乾枯！

我於是到膠園裏沾點野露。

碰！鐵門大力的被關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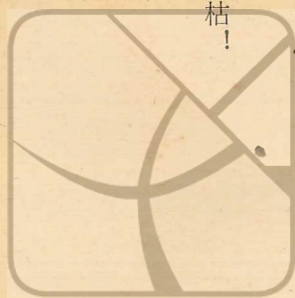
靜下來，只有皮鞋咯咯在響，

這一切都新鮮，

夜裏有幌動的人影。

白晝的巷角掛着黑眼鏡。

而星星夜夜微笑，



閃着我們童時的舊夢，

你在何方？

沒有在生活的亂石中摔傷？

今夜，我們重又會見，

你的眼裏泛着大海的波濤；

我們一開口，我的聲音顯得又低又小，

我們一握手，我就被你握在手裏面。

悲傷嗎？不如說感到歡暢。

(11)



(吳岸：「成長」)

伸出火烈的手，遠遠，近近，
火烈的手便被火烈的手握緊，
甚至彼此也沒有見過一面，
但是對方一定有着煥發的臉，
在彼此想像的明鏡中。

只須想想看：第一個笑臉躍動了，
於是許多開放的蓓蕾出現在許多臉上，
眼睛，永遠閃着光芒，不論你的眼睛多小。
嘴唇永遠想動，不論你多沉默；
黑短的粗髮，粗大的黑辮。

健康的熱帶的褐色，熱情，憤怒，
播了種的心的奔騰；
伊士曼七彩的理想。
雖然太過誇大了的社會責任感，
到處，到處，我們碰見。



在每一個人的面前躺着白紙，
提防着一絲污塵，一隻蒼蠅，
在污塵與蒼蠅橫飛裏
寫下話語：激烈，潑辣，幽默，鋒利，
每一個人都向同一個老人學習。

星星一般的詩句呵，不斷增加：

我愛祖國更甚於情人；

輝煌的時刻一定要來臨；

而一切的悲哀只是暫時的……

星星一般的幻想呵。

我們的痛苦尙無蒼茫的血影。

我們的生活還充滿幼稚——你我都感到，

然而，我們要迎接血影和成熟的生活，

我們這樣想，這樣說，絕非「車大炮」，

晚間八時未到，我們不放炮。



奔走在拉讓江畔的人，

你們此時正在做什麼呢？

我們緊握着對方的無形的巨掌，

啊，兄弟，朋友，我們正游泳

在書本與羣衆之浪濤裏。

黑夜，我走過一條偏僻的路，

一幢破屋露着昏黃的窗；

一位青年正在屋裏默默的寫字。

微小的孤燈，明亮的孤燈，

桌上筆下的白紙，尤其發光。

我明白他在尋覓着憤怒的詩句。

「朋友，你在努力嗎？——但願這夜裏

有一萬顆心在明亮的燈旁跳動。」

我低沉的說。驀然，小屋的門大開了：

「正是，朋友，歡迎你進來！」



（吳岸：「朋友」）

我們知道，在這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的南方，一個正常的青年孩子，都是這樣的在成長着，這樣的在交朋友。彼此之間，有時候很親密，有時候也會氣惱；他們有時候會覺得自己非常重要，有時候又會覺得他們什麼都不是；有時候他們會覺得非常勇敢，肩上挑着整個社會的責任；有時候他們又會覺得很無能，連一首詩都寫不好。吳岸先生只是用詩的語言講了

一些他很熟悉南方的兒女們的心情和故事給我們聽，而這些故事也是這些年來在馬來亞，天天在學校裏，在椰林中，或是在海岸旁邊有過的。

在這詩集裏面，一共只有長長短短的詩二十多首，但每一首都都是純潔的感情的非常自然的流露，或者是歌唱正直光明的事物，或者是寫下了他對鄉土砂勝越的熱愛。在過去七、八年中，作者大概是寫了很多的詩，這些是他自己挑選出來的一部分。在這本集子裏面只有幾首，好像「第一次飛」，是在一九五五年或五六年（？）在「文風」上發表過，其他大概都是在砂勝越出版的一些刊物上發表的。馬來亞的讀者恐怕是少有機會讀到過這些作品。這詩集裏有一些詩，初讀時並不覺得怎樣，待讀第二遍時，才會覺出這位年青的詩人的寫詩技巧的成熟。真正好的詩是會越讀越覺得好的，像一位現代的名詩人（Robert Frost）說過，「讀它一百遍，你也不會覺得它會喪失新鮮」。的確就是這樣的情形。以我個人而言，我非常喜愛馮至先生早年寫的十四行詩，但初讀時也並不覺得怎樣，如今在讀了無數次，有些幾乎可以背誦之後，才覺得那詩真寫得耐讀。吳岸先生的有些詩也是這樣的。我試抄下幾首我讀了多次之後愈覺得喜愛的詩：

（一）

在這裏，被萬水千山隔截了的土地，
我們無數次喚着一個人的名字。

你今年二十一歲嗎？——正好，總之，我們都一樣在想念着，一個在你誕生時逝世的老人，想念着他的偉蹟。
對着那莊嚴的典型的鬚髥。

雖說千山萬水，或者萬水千山，這一切都無關係，遙遠的歷程使他的名字，閃爍着旭日的光輝，海洋的光輝，而且隔了二十一年，榮譽增加了二十一倍，而且，到了一百年，榮譽要增加一百倍。



(II)

在許多年前的一個黃昏，
你爲幾個青年感到「一覺」；

(吳岸：「榮譽」)

你不知經驗過多少幻滅，
但是那「一覺」却永不消沉。

我永久懷着感謝的深情
望着你，爲了我們的時代：
牠被些愚蠢的人們毀壞，
可是牠的維護人却一生

被摒棄在這個世界以外——
你有幾回望出一線光明，
轉過頭來又有烏雲遮蓋。

你走完了你艱險的行程，
艱苦中只有路旁的小草
曾經引出你希望的微笑。



（馮至：「十四行集」一九四一年作）

上面的這兩首詩寫的人不同，但都是爲了想念同一個人而寫的；寫的時候，詩人大概都是面對着一張像片——一個有一撮「莊嚴的典型的鬚髥」的老人，這位老人是那一個人，在我們的讀者相信是無須說明的了。

第一首詩的作者是刻下還是無名詩人的吳岸先生；而第二首的作者則是現代中國的名詩人馮至先生。寫的地方差得很遠，寫的時間也相隔幾十年，但這兩首詩，在讀者所能引起的感應，却是相同的。

二十多年前，馮至先生在痛苦的北方，眼見那嬌美壯麗的河山爲一些愚蠢的人們毀壞，而寫下這樣傷痛的一首詩，紀念那爲了要維護那河山而奮鬥一生的死者；而今，在這溫煦的南國，一個熱情的青年人，在偉大的先師的光耀中，認識到——

千萬隻手在時代的巨輪旁
會產生怎樣的奇力，

而寫下這麼一首快樂的紀念這老人逝世二十一週年的詩。雖說同是紀念一個死者，但作者的感情却是不相同的。

在這個土地上的詩人自然也有憂鬱的感傷的瞬間；但拉讓江畔的輕裝青年人，在追求理想的旅途上，「夜宿江中」時所吟唱的也只是——

天上一彎殘月，點點星星，
江面夜靄瀾漫，夢似的恬靜，

只有江水湧着船纜聲唧唧，
夾雜着旅伴們的疲憊的鼻息。

漫漫的夜，我的夢很短暫，
望水上螢光，想明日旅途的艱難；
當岸上有了雞聲人語，
我的前進的鈴就要敲起。

(吳岸：「夜宿江中」)

這只是善感的青年人的生活裏面的一點哀愁，有時候，這種哀愁還頗有甜意。聞聲起舞，
青年人的肩膀總是輕快的。而在老一輩的負重的詩人，在那無邊的苦難的大地上，在還看不
出希望的沉暗當中，跋涉長途所寫下來的詩，可就很不相同了：

(一)

我們聽着狂風裏的暴雨，
我們在燈光下這樣孤單，
我們在小小的茅屋裏，

就是和我們的用具的中間

也生起千里萬里的距離：

銅鑪在向深山的鑛苗，

瓷壺在向江邊的陶泥。

他們都像風雨中的飛鳥，

各自東西。我們緊緊抱住，

好像自身也不能自主。

狂風把一切都吹入高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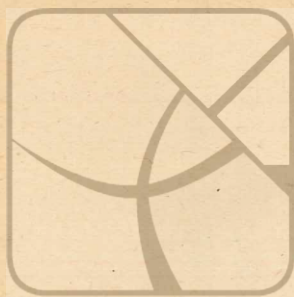
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

只剩下這點微弱的燈紅，

在證實我們生命的暫住。

(二)

我們常常度過一個親密的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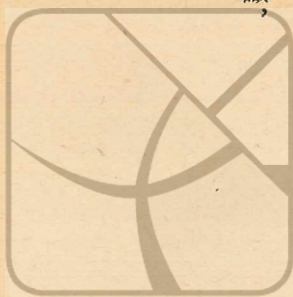
(馮至：「十四行集」第二十一首。)

在一間生疏的房裏，牠白晝時
是什麼模樣，我們都無從認識，
更不必說牠的過去未來。原野

一望無邊的在我們窗外展開，
我們只依稀地記得在黃昏時
來的道路，便算是對牠的認識，
明天走後，我們也不再回來。

閉上眼吧，讓那些親密的夜
和生疏的地方織在我們心裏：
我們的生命像那窗外的原野，

我們在朦朧的原野上認出來
一棵樹，一閃湖光，牠一望無際
藏着忘却的過去，隱約的將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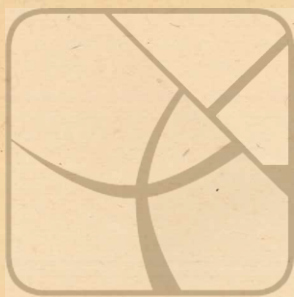


(三)

我時常看見在原野裏
一個村童，或一個農婦
向着無語的晴空啼哭，
是爲了一個懲罰，可是
爲了一個玩具的毀棄？
是爲了丈夫的死亡，
可是爲了兒子的病創？
啼哭得那樣沒有停息

像整個的生命都嵌在
一個框子裏，在框子外
沒有人生，也沒有世界。

我覺得他們好像從古來



就一任眼淚不住的流
爲了一個絕望的宇宙。

（馮至：「十四行集」第六首）

像這樣痛苦的詩，在南方的年青的詩人，不僅是寫不出來，或許讀了也是馬上不會理解的，這必須經驗過那些痛苦的日月的人才曉得。溝裏的屍身，道旁的餓死者，在街心上被炸得斷股折肢無人施救的重傷的人，十室九空的村鎮，對着蒼天號哭的老婦人。……但那些日月已成過去了。一個受過世間所能有的一切慘痛的良善溫順的民族，在詩人的這些詩行裏面被記錄下來了，他們的遭難，他們的忍苦以及他們的蛻變：

什麼能從我們身上脫落
我們都讓他化作塵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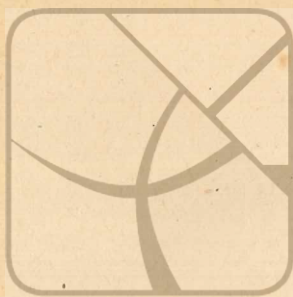
我們安排我們在這時代
像秋日的樹木，一棵棵

把樹葉和些過遲的花朵
都交給秋風，好舒開樹身

伸入嚴冬；我們安排我們
在自然裏，像蛻化的蟬蛾

把殘殼都丟在泥裏土裏；
我們把我們安排給那個，
未來的死亡，像一段歌曲

歌聲從音樂的身上脫落，
歸終剩下了音樂的身軀
化作一脈的青山默默。



（馮至：「十四行集」第二首）

我抄下了好多首馮至先生的詩，一方面是因為我愛這些詩，一方面我覺得像這樣的新詩在南方很不容易讀到，所以借這個機會抄一點出來，給大家看看。馮至先生的真摯的詩情，他的有預言般的詩的慧眼，他的優美而自然的詩的語言，都是可以作為我們這裏的年青詩人寫作的借鏡的。我不知道吳岸先生有沒有讀過馮至先生的詩。或許他是讀過的，或許他的詩的想像裏面也就有着一份馮至先生的詩給他的營養。總之，現在我有機會最先讀到吳岸先生

的最初的一本詩集是快樂的事。我相信，吳岸先生的這本集子，是南洋詩壇上的一個收穫。每一個時代都在等待着那時代的詩人的出現，拉讓江畔已經有了詩人出現了，人們已經在吳岸先生的——

……詩句中

聽見拉讓江的激流聲，

聽見它在高山，平原和海洋

所發出的各種美妙的語言。

(吳岸：「盾上的詩篇」)

這一本詩集要算是青年詩人吳岸先生的「第一次飛」，是他的初試飛翔；太陽和星星照在他的頭上，在生活、書本和偉大的先師們的光輝的指導下，我期待吳岸先生的詩筆能使他展開「美麗的翅膀，像金輪滾動在空中……」給地上的我們以安慰和鼓舞。

杏影 一九六一年三月於新加坡

目錄

拉讓江畔的詩人（代序）	一
寄	一
晚會	三
偶拾三篇	七
黃昏的詩	一三
賣唱的老人	一六
子夜悲歌	一九
後園小景	二五
傑作	二六
四個噴泉	三〇
血液	三二
成長	三四
朋友	三八
榮譽	四二

祖國·····	四四
山中行·····	四八
在峇勒裏·····	五二
夜宿江中·····	五九
夜探·····	六〇
牆與門·····	六五
南中國海·····	六七
盾上的詩篇·····	七二
在高山之巔·····	七四
手的歸宿·····	七六
我明天要起程·····	八一
第一次飛·····	八四
後記·····	九九

寄

昨夜裏還是細雨霏霏，
今晨却出現了太陽的光輝；
我慶幸我獲得了它，
因爲它已把歡笑喚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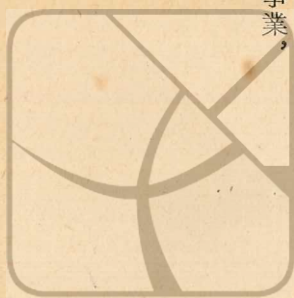
可愛的小雀在我牀邊降落，
用褐色透明的眼睛睨視着我；
我輕聲問牠我心裏有的是什麼？
惜只惜牠却逕自地飛出了窗口。

告訴你：我心裏有的是生的激情，
我心裏有的是白晝的光明；
還有那越過海洋的歌，
此刻正響徹我的心靈。



我明白共同的理想是顆種子，
熱烈的愛情生長的幼苗；
爲了明天茂盛的綠葉，
用笑和淚來把它栽培。

請相信我不會忘記未來的事業，
也不能沒有這份愛情；
它像是血液，
它像是眼睛。



五四·十一·廿九星洲

晚會

(一)

這裏曾有過一度的繁華，
貪婪的火眼，燦爛輝煌，
劇院，歌臺，賭攤，神祕的舞場——
來呀，來滿足你們一切的慾望。

淫蕩的歌聲在歌臺繚繞，
昏黑中走出了一個女郎——

瞧吧，擠吧，餓狼，

爲了藝術，我犧牲色相。

如今酒杯碎了，女妖在逃亡，
歌臺塌了，觀眾變成野草；



東方之鶯沒有了翅膀，
蛇一般的腰在地上被踩爛。

縱使是在晴朗的白天，
這裏也只是一片荒涼；
多少個細雨迷濛的深夜裏，
靈魂被損傷者在這裏悠悠慘歎。

(二)

而今夜呵，雷雨瘋狂，燈火又輝煌，
風呵，請你通知城裏所有的人們：
這夜裏將有個盛大的晚會，
青年們要在這荒涼的廢墟上歌唱。

雷雨交加，大雨傾盆，
男女老小朝着燈光湧去；
風雨，雷電，人羣，燈火，



像巨浪在深夜翻騰！

賀綠汀的樂聲在飄揚，
那原就是風雨的樂章。
在今夜的風雨中，
奏得更加響亮。

「快點走吧，媽媽，
免得被擠在門外。」
「快點進吧，妹妹，
看看二哥在不在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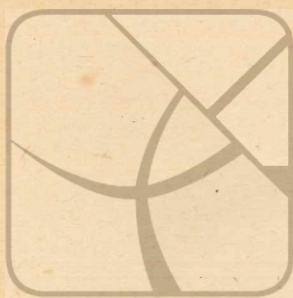
(三)

劇院裏掌聲一片，
劇院外風雨雷電，
合唱的聲音響起了，
從城的這邊飛到那邊！



呵，杜那也夫斯基，
你的聲音把赤道的深夜劃破！
還有你，可敬的馬思聰，在黑夜裏
我們看見太陽滾過大海的綠波！

暴風雨繼續轟響，
青年們繼續歌唱；
夜深，
人心沸騰！



五六·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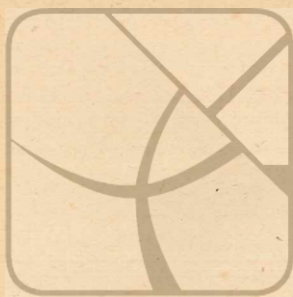
偶拾三篇

早晨十點鐘

孩子們在奔跑着，
像一羣小白兔，
一個追着一個，
橫過了熱鬧的馬路。

鐘樓的鐘聲隱約在響，
不遲不早，正是早晨十點；
路上的汽車急似電，
孩子們却跑在前面。

細心地聽吧，銀幣
在他們口袋中碰擊，



幼稚的心跳動着，
血液流向神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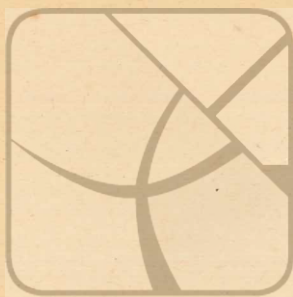
近了，目的地——

戲院張開着大口，
大口笑向孩子們，
上面寫着：魔屋怪醫。

更可笑

「多麼奇怪呀，多麼可笑，
世間的一切竟這麼奇妙，
先有雞還是先有雞蛋，
這答案只有上帝明瞭。」

而更可笑的是那依佛留遜，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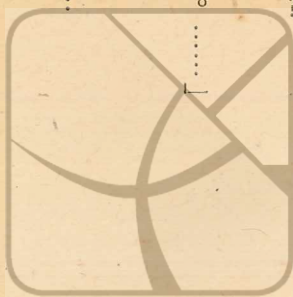
說什麼人類傳自猿猴，
如果亞當夏娃是假的，
明日的人類不是成野獸？

這邪說的父親是達爾文，
這人爲何說人的祖先是猿猴？
因爲，孩子們，他是罪人，
因爲他的臉孔像猴子一樣醜。

可敬的神父這樣解釋道，
孩子們不約而同地笑了起來：
世間的一切竟是這麼奇妙，
——願上帝與你同在。

阿末，哦阿末

「阿末，哦阿末，
你爲什麼成天東奔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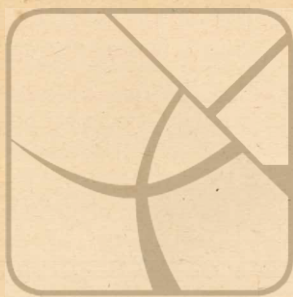
你爲什麼不上學？」

「爸爸沒有錢喲，
爸爸說沒有錢買書，
也沒有錢做衣服。」

「阿末，哦阿末，
你爲什麼這樣荒唐，
你爲什麼把頭弄得精光？」

「媽媽沒有錢喲，
媽媽說剪髮要花錢，
不如把我的頭髮剃光。」

「阿末，哦阿末，
你爲什麼這樣快活？
你爲什麼在笑？」



「我多了四個朋友啦！
我的那隻老黑貓，

昨夜生了四隻小貓！」

「阿末，哦阿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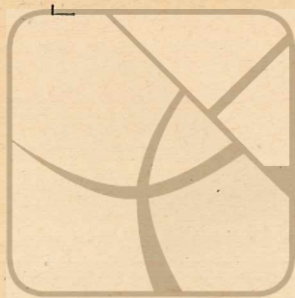
你爲什麼在哭？

你的背上怎麼又紅又紫？」

「媽媽打我喇，

因爲頭家的兒子罵我，

因爲我和頭家的兒子相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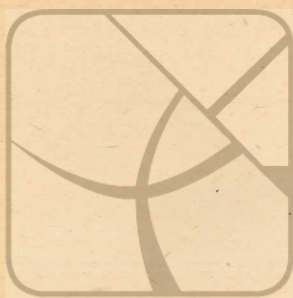
「阿末，哦阿末，

你爲什麼在發呆？

你在想什麼？」

「我咋晚上做了個夢：

爸爸給我一枝鋼筆，
媽媽帶我去看戲。」



五七·一·

黃昏的詩

雞鴨回籠了，

白晝的一切鬧聲沉了，

而貓頭鷹還沒睡醒，

夜鳴蟲還不歌唱，

幽靜的黃昏。

夕陽落在椒山的那方，

月亮升在椒山的這方，

晚風輕吹，

彩霞像紅潮水在頭上激盪，

美妙的黃昏。



誰在竹叢深處漫吹着口琴——是亞大？
誰在窗內點上燈火——是亞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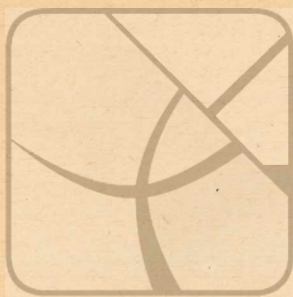
媽媽從豬寮彎着腰回來，
她又辛酸又快樂：
看見孩子們追逐在草坡。

琴聲多麼動人呵，
幾個孩子於是張開小口，
幾個聲音同把琴聲和。
聽不清唱的是什麼，
聽起來却總令人快活。

孩子們在草坡上生起野火，
乾枯的草上搖着火舌，
白煙裊裊，飄飄，
月影於是朦朧。

「姐姐，是雲彩紅，還是我的火更紅？」

小妹妹從屋裏跑出來：



「媽媽，快來瞧，

瞧哥哥要把月娘燒掉！」

而月亮彷彿笑答道：

「孩子們，多添點乾草。」

媽媽準備了晚餐：

一盤豆芽，一碗清湯。

孩子們圍坐着，湯匙碰湯匙；

媽媽的眼睛在燈下發光，

幸福的嫩苗擠去她心中悲哀的深根！



五七·二·十四·

賣唱的老人

堂上掛着紅彩綢，

彩綢上閃着：百年好合；

放縱的笑浪騰沖在四壁，

笑浪中觥籌交錯。

一個老人坐在牆角裏，

邊拉着二胡邊唱起歌；

古舊的胡琴奏出古老的曲調，

老人唱着古老的歌兒。

也許這歌聲會繞樑三日，

如今却引不起人們注意；

像夜雨淹沒了微弱的蟲鳴，

它響自牆角，又在牆角消失。



接着又是一片曳長的艷笑，
朗朗然壓向牆角；

他却拚力提高嗓音，

在咿咿的琴聲中閉着眼睛。

倏然覺得肩上有隻大掌，

他醒開雙眼，嘴裏還呀呀在唱。

「別在唱啦，」大掌的人說道：

「給你個紅包，你快快離去。」

「良辰吉日，湊湊熱鬧，

祝新郎新娘白頭偕老。」

賣唱老人恭敬地回答，

艾艾地又把歌兒拉起。



「停下，把紅包拿去，

你的歌曲委實太無趣，

趕緊離開吧，我們有
留聲盤，也有收音機！」

老人無可奈何地靜止，
望着大掌中一小團紅紙；
留聲盤，收音機……
生活從此在這小紙包裏。

他悄悄地離開人羣，
一手提着那古舊的胡琴，
另一手扶着拐杖，他的
背影像一把古舊的胡琴。



五七·六·廿·

子夜悲歌

青蛙是個出色的風琴師，

夜夜奏着農人的悲歌，

夜風，這悲歌的傳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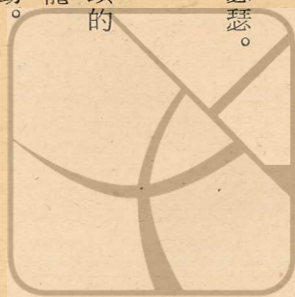
此時正把一間亞答屋吹得響瑟瑟。

屋裏只有一盞昏暗的小油燈，

一個婦人的黑影，依掛在牆頭的

鋤頭和畚箕的黑影，還有紗籠

的黑影，發癲似的在壁上抖動。



婦人邊禱告，邊平靜地搖着紗籠，

紗籠裏有一對安眠的小眼。

可是，幾聲呻吟，夾着混濁的歎息，

驀然又搗亂了她的心的片刻寧靜。

她起身往牀那裏走去，往黑牆角走去。

「好受點嗎？喝點水？……」她輕聲問。

沒有答語。他那急促地吐自胸膛的熱氣，碰觸到她的皮膚，碰觸到她的靈魂。

「給我些水，——如果有生雞蛋，」

他終於回答，微弱的聲音似斷還續：

「泡一個也好，也許我吃了好受些……」

我有多久沒有吃東西了，半……個月？」

她正要起身，他的彷彿來自地底的喚聲，

抓住了她。「慢點，聽我說，如果我死去……」

「你說什麼啊！」她答說，淚水流出眼眶：

「不會的，天公多隆，別這麼猜想！」

而低微的聲音仍舊嗡嗡在響：「如果我死了，妳要想法子生活下去，不要難過。——只是，

我什麼也沒有留下給妳，只有一個小孩。
妳要好好撫養他長大，我死了也安心。……

「孩子睡着嗎？……很好。只是要記清楚：
我死後七日，你要預備一把鋤頭，一隻畚箕，
在我的墳前燒化，在我的墳前燒化，
我要把它們帶到陰間，我還要耕種。……」

恐怖忽然佔有了她，把她無情地搖撼。
她要高聲哭喊，但她只能在心中哭喊。
隨即她醒悟過來，想到得去泡個雞蛋，
便立刻起身。多麼可怕，那快將熄滅的油燈。

然而她猛然心驚肉跳；發現聽覺有異樣，
她奔回牀邊去，在昏黃而抖動的光線中，
他像離水的鯉魚般張着嘴，翻着眼，
痛苦地倒抽了一口氣便一動也不動。

「你喝點水呀！……你開口說句話啊……
我求求你，不然喚一喚孩子的名字。……」
她狂了似的嚎哭着，拉着黑被子死勁地
往丈夫的胸口揉着，塞着，本能地敲着。

但死神已奪去了他的一切，回答她的只是
黑夜的蛙蟲的悲鳴。發現一切都已絕望，
有幾秒鐘，她張大着眼靜坐着，魂飛魄散，
接着她抓緊紗籠：「孩子，你爸死得太可憐。……」

村犬遠吠。屋外沒有一絲星月的光，
只有寒冷的風從這個山崗吹向那個山崗；
自然界的一切聲音漸漸靜止下來，——聽，
只有哭聲從這個膠園哭向那個椒園：

夫啊，你死得好慘，沒有多看兒子一眼；
哭呀，孩子，你爲什麼還睡得這麼甜？

你聽到我在說話嗎？孩子的爸爸？——
你連喝一滴水也來不及，你死得多可憐。……

你是好人啊，你有的是良心……

天未亮你就起身去割膠，旁人未醒，

你就在爛芭裏鑽着，讓蚊子咬，讓蚊子叮，
你替人割了多少膠啊，自己却沒有半斤。

你自己還要種點胡椒。日頭像火燒，

你拿着鋤頭在山腰除草下肥摘葉採椒；

只希望生活有着落，疲勞辛苦你全不顧，

可是爲什麼啊，我們老是走投無路？……

前年椒價上漲椒株下地，施了肥料椒葉密，

誰知椒花才開椒價降，椒實未結葉子就枯黃，

夫啊，你好辛苦啊，你好似那胡椒一樣。

你流盡了汗出盡了力，回到家就病倒在牀。

醫生都醫不了你的病，只說你得開刀，可憐啊，這不是要割掉一家的命？

你說你會好起來的啊，爲什麼就這樣轉去？

孩子，瞧你爸的手，空空的，冷得像冰！……

油燈早熄了。蛙聲又哀哀地拉起，

朝陽透過陋窗來照這遭夜的洗劫的屋子；

蒼蠅盤旋在死者的鼻端，降在婦人的亂髮上；

她昏迷了。紗籠輕輕抖着，孩子還在夢裏微笑。

後園小景

毛丹滿樹紅，

毛丹樹下遍地紅，

繽繽豔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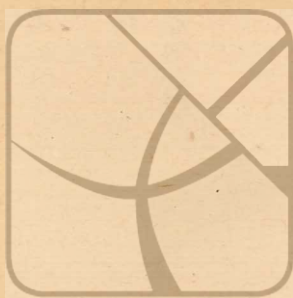
畫意濃。

毛丹叢裏有村童，

毛丹叢下有村童，

摘摘吃吃，

微雨中。



五八·十·二·

傑作

摩登、虔誠、熱情、驕傲、溫順、愚蠢……

男的頭上翻着波浪、褲子緊貼着皮，

女的頭長了尾，袒腿露臂。

哈囉，亨利，哈囉，洛沙琳，

舌尖於是咕咕捲着——像，真像，

恨就恨爸媽造上這炭黑的頭，泥黑的眼。

唱了聖詩，虔誠地俯首禱告：

主呵，接我們到你的國度。

一切的祈求有了回音，天使降臨了，

乘着巨象從美洲的深林裏來，

騎着駿馬從美洲的沙漠上來，

披着尼龍薄紗從洛杉磯來：在黑屋裏。



唱片一分鐘旋轉一千回，太慢！

鑼鼓一分鐘敲擊一千次，太慢！

屁股在紅裙下搖！

擺，直到肚裏的醇酒發酵，不夠熱！

女人被擁在懷裏！

生命是五顏六色的氣球！

白日黑夜，清晨是傍晚，

生活裏無須要日曆和鐘錶，只須吃牛油，

吃風。再來一次世界大戰殺，

只要能隔江觀看，那真太好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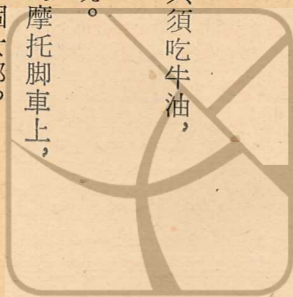
而最偉大的英雄，是在飛馳的摩托腳車上，

當然不是光棍，後座不缺乏一個女郎。

然而也並非沒有溫文爾雅的孩子，

他們溫順得像些名貴的貓，

半夜的夢中不時閃着黃金的寶座和洋樓，



閒暇時也收藏些古典名著——

可是，謝謝你，

惠特曼的東西我不喜歡。

遊蕩在街上的棕色的青年，

眼睛吃着冰淇淋，雖說口不沾豬肉；

頭髮和皮鞋雖亮，却比不上黑眼鏡；

來自長屋的孩子們，青年們，

有的不是美麗的紋身，而是紅綠花兒，

飛禽走獸，和一七七六年的文件。^①

白衣白亮亮，袋裏摸不出半占。

曼波使流淚者忘了淚，查查使頭腦變椰殼，

而當所有一貧如洗的人忘了自己的貧窮，

藝術家們便樂得大笑了——

①指以美國獨立宣言的文件爲圖案所印成的衣料。

藝術達到了最高峯，
美夢得以延續。

但一朝日頭變爲黑暗，月亮變成血，
血、火和煙霧的神蹟在地上顯現
人子在他的榮耀裏同天使降臨的時候，
藝術家的美夢便斷了，藝術終結了，
丟在黑暗裏，連同他們的傑作，
讓他們在那裏哀哭切齒了！



五七·九·

四個噴泉

「快樂和歡笑，那是已往的事情，
已往的理想麼，現在都成了泡影，

我實在忍不住呀，眼淚……
然而淚水那能使我寧靜？」

無聲的眼淚在她的眼中舞踊，
轉動在夜的寂靜中，閃着光。
少女的心，第一次顫抖着——
是誰的惡手把幼苗兒摘斷？



咖啡冷了，我們四個青年，
像桌上的四個咖啡杯子；
然而四顆心是四個噴泉，
四道泉水在夜裏噴濺。

「大姐，這年頭可惡，但妳也有錯，」
我們之間一個說：

「瞧，淚水已洗盡了妳的理想，
妳愛惜妳的理想，就把眼淚收藏。」

「已往的歡笑雖然一去不返，」
我們之間另一個說：

「未來的歡笑却在痛苦背後召喚，
淚是懦弱，它把通向幸福之路斬斷！」

我看他，看他，又把牠看看，
「讓我們喝點咖啡吧，」我說，

「再談談我們的理想，親愛的，把淚擦乾。」
而不知怎的，淚水却潤濕了我的眼眶。

血液

我是個病重的人，
我需要大量的血液，
只有它能使我回生，
不然我就會死去。

然而惡人乘我病弱，
以匕首刺入我的胸部，
於是像流泉似的，
血液洩流無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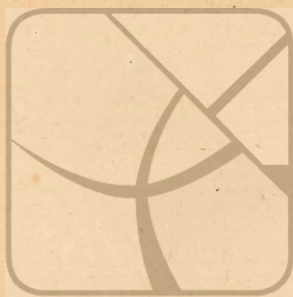
昏沉中，我痛苦地想：
倘若失去的是黑色的敗血，
我將高興，但能不哀傷？
當它是鮮紅而且溫熱。



而有的血液似乎在說：
離開你，主人，我們得離開，
我們不願在你的血管中腐爛，
準備與你同入棺材。

我忍住痛苦，我還能呼吸，
生的慾望多麼強烈。

對於我的同情者，我說：
請給我以新的血液。



五七·一·廿五·

成長

我們在夜空尋找最亮的星，
它們在笑，老對着我們微笑。

四周盡是樹林，綠綠青青；
晴空却藍得平凡，

我們只想看看大海的廣闊，那永生的藍。

在椰園裏艱難地與羣蚊一夜周旋，
互相埋怨，不該來這鬼地方旅行；

幼稚的誤會，我們流淚，

用舌尖舔舔唇邊，

味道總帶點兒鹹。

我們害羞，我們的身體，
醜得像剛長粗毛的雛鳥；



邂逅了女神就自以爲是詩人，①

一陣笑聲，笑聲裏半遮半掩

各自心底的祕密。

然後來了一陣大風，未來生活的呼喚，

十個手指緊緊地握在一起，

完全不感到難過，不，不如說感到歡暢；

彷彿把希望的種子撒進希望的泥裏，

在深夜時分，我們分離。

大海呵，你的波濤洶湧，

水是這樣藍，水是這樣藍，

味道又腥又鹹。而我的淚，

味道是那麼苦，

味道又是那麼甜。

①指郭沫若的詩著『女神』。



有時，在生命的綠葉上，
偷偷爬着寂寞的蟲。

生活叫人在夜裏張大着眼；
喂，飢渴的心臟，不要讓它乾枯！
我於是到膠園裏沾點野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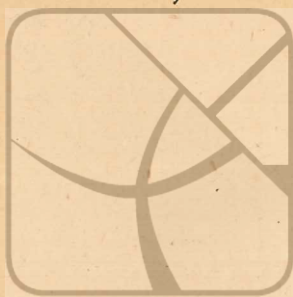
碰！鐵門大力地被關上，
靜下了，只有皮靴咯咯在響，
這一切都新鮮。

夜裏有晃動的人影，
白晝的巷角掛着黑眼鏡。

而星星夜夜微笑，

閃着我們童時的舊夢，
你在何方？

沒有在生活的亂石中摔傷？



今夜，我們重又會見，

你的眼裏泛着大海的波濤；

我們一開口，我的聲音顯得又低又小，

我們一握手，我就被你握在手裏面。

悲傷嗎？不如說感到歡暢。



五七·二·二十一·

朋友

伸出火烈的手，遠遠，近近，
火烈的手便被火烈的手握緊，
甚至彼此也沒有見過一面，
但是對方一定有着煥發的臉，
在彼此的想像的明鏡中。

只須想想看：第一個笑臉躍動了，
於是許多開放的蓓蕾出現在許多臉上，
眼睛，永遠閃着光芒，不論你的眼睛多小；

嘴唇永遠想動，不論你多沉默；
黑短的粗髮，粗大的黑辮。

健康的熱帶的褐色，熱情，憤怒，
播了種的心的奔騰；



伊士曼七彩的理想，

雖然太過誇大了的社會責任感，
到處，到處，我們碰見。

在每一個人的面前，躺着白紙，
提防着一絲的污塵，一隻蒼蠅，
在污塵與蒼蠅橫飛裏。

寫下話語：激烈，潑辣，幽默，鋒利，
每一個人都向同一個老人學習。

①

星星一般的詩句呵，不斷增加；
我愛祖國更甚於情人；
輝煌的時刻一定要來臨；
而一切的悲哀只是暫時的……
星星一般的幻想呵。

①指魯迅。



我們的痛苦尙無蒼茫的血影，

我們的生活還充滿幼稚——你我都感到，

然而，我們要迎接血影和成熟的生活，

我們這樣想，這樣說，絕非「車大砲」，

晚間八時未到，我們不放砲。①

奔走在拉讓江畔的人，

你們此時正在做什麼呢？

我們緊握着對方的無形的巨掌，

呵，兄弟，朋友，我們正游泳，

在書本與羣衆之浪濤裏。



黑夜，我走過一條偏僻的路，

一幢破屋露着昏黃的窗；

一位青年正在屋裏默默地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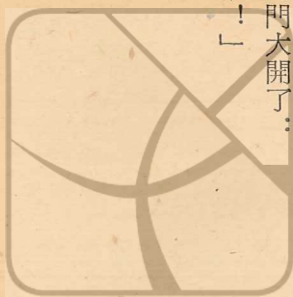
①古晉市每夜八時正必鳴砲一響。

微小的孤燈，明亮的孤燈，
桌上筆下的白紙尤其發光。

我明白他在尋覓憤怒的詩句。

「朋友，你在努力嗎？——但願這夜裏，
有一萬顆心在明亮的燈旁跳動。」

我低沉地說。驀然，小屋的門大開了：
「正是，朋友，歡迎你進來！」



五七·十·十九·

榮 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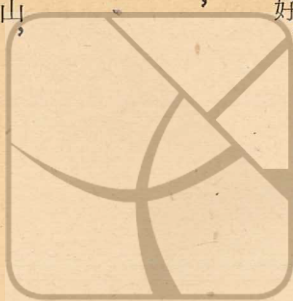
在這裏，被萬水千山隔截了的土地，
我們無數次地喚着一個人的名字。

你今年二十一歲嗎？——正好，
總之，我們都一樣在想念着
一個在你誕生時逝世的老人，
想念着他的偉蹟。

對着那莊嚴的典型的鬚髯。

雖說千山萬水，或者萬水千山，
這一切都無關係。

遙遠的歷程使他的名字，
閃爍着旭日的光輝，海洋的光輝；
而且，隔了二十一年，榮譽增加二十一倍，
而且到了一百年，榮譽要增加一百倍。



而事實上，當我們的面前正淌着淋漓的血，
但生命在夜裏有了曙色；

當我們要反抗死亡；

當爲了要知道如何反抗死亡，

在昏黑之中我們尋覓着匕首；

當烈日在高空燃燒着理想的光芒，

雨季的沮喪被新的歌曲振奮；

當我們彼此在說：呵，兄弟，

把你的兩腳站立在這裏，

奮不顧身地思想、工作、戰鬥吧，爲明天……

他的榮譽便更燦爛，無限的大，不可比擬。

五七年魯迅逝世紀念日

祖 國

輪船的汽笛刺破了靜空，
五月的黎明在頭上顫動，
人心抖了，當快樂和悲哀，
熾熱地在人們的胸膛裏沸騰。

一個白髮的老婦在船舷上哭泣，
一個青年在她的身邊向她低語，
是母親在送別自己的骨肉？
還是兒子在送着母親遠去？



再次的笛聲宣佈了時刻已來臨，
送行者依依地擠下船梯，
輪船和碼頭，兒子和母親，
在飛動的手巾裏逐漸遠離。

遠了，然而老婦人的哭泣聲，
清晰地，在隆隆聲裏低迴；
看不清那青年是否也流淚，
只見河水在碼頭下激盪。

祝你一路上平安，母親，
不要爲你的兒子憂傷；
當你在懷念着你的祖國，
當你的祖國在對你呼喚。

那裏正是溫暖的春天，
你的一別多年的祖國呵，
枝頭上累累微笑的枇杷，
將迎接你的歸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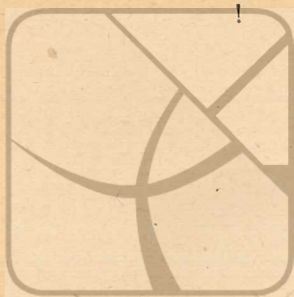
你的祖國曾是我夢裏的天堂，
你一次又一次地要我記住，



那裏的泥土埋着祖宗的枯骨，
我永遠記得——可是母親，再見了！

我的祖國也在向我呼喚，
她在我腳下，不在彼岸，
這椰風蕉雨的炎熱的土地呵！
這狂濤沖擊着的陰暗的海島呵！

我是個身心強健的青年，
準備爲我的祖國獻身；
祖宗的骨埋在他的鄉土裏，
我的骨要埋在我的鄉土裏！



再見了，我的親愛的母親。
輪船消失在河流的遠方，
擁擠的碼頭只剩下一個青年，
只有河水依然在激盪！

從此他告別了自己的歡笑，
從此他告別了自己的悲哀，
當他疾步走在赤道的街上，
他就想着祖國偏僻的村莊！



五七·八·十二·

山中行

一個旅人在山中行走，
他的頭上，高掛着日頭，
他的口渴極，他的步伐艱難，
他殷切地想飛到遠方。

迎面來了個陸達雅老人，
額頭揹着一籃若玉米；^①
他信步走在石級上，
口裏嚼着鮮紅的檳榔。



「好老人，請問千梯朗岡有多遠，
再走一個鐘頭能不能達到？」

① 籃若，譯音，爲一種竹製盛器。

「不遠不遠，只要越過這座山，
一個鐘頭準可以見到朗岡。」

一座青山矗立在眼前，

山峯上披着悠悠的白雲；

山道下，水聲潺潺，

上山雙腳酸。

他索性脫下襯衫，歇下行李，

讓山風吹去身上的熱汗，

站在峻峭的稻田上，

遠眺山外南中國海渺茫的雲氣。



太陽已偏西，朗岡不在眼底。

田裏有個檻褸的陸達雅婦女，

她揹着野瓜，帶着巴冷，

向這陌生的旅者點首示意。

「好婦人，請問朗岡有多遠，
到那裏是否要多半個鐘點？」

「不遠不遠，過了山，有道小溪，
從那裏能立刻到達那個干榜。」

疲乏地拖過山頂，

找到了溪流，如走進仙境；

他俯身盡量把溪水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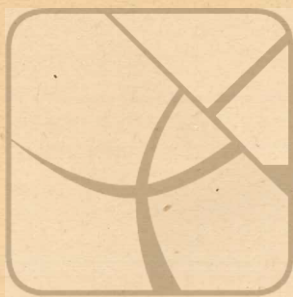
忽然舉頭一望，天色已不明。

山徑湮沒在深不可測的谷底，

夜霧從谷底逐漸升起，

崎嶇的路，滿佈着絆腳的石蛋，

下山兩腿軟。



西天餘暉紅通通，
四處蟲聲斷續中；

蟲聲催緊了旅人的腳步，
只恐紅霞一去見不得路。

叢林裏走出個陸達雅青年，

一手提着山鷹，一手握着獵槍，

口裏銜着洛各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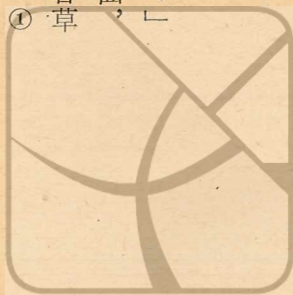
疲倦的旅人忙向他問好。

「好朋友，請問朗岡有多遠？」

「不遠不遠，朗岡就在林後面，

走過幾條竹橋，吸完一根洛各草

咱們的魯麻便可達到。……」
①



①魯麻，譯音，即屋。

在峇勒裏^①

眩惑的火燄不停地跳躍，

陣陣馨香的濃煙在火上飄；

陸達雅漢子把手伸入火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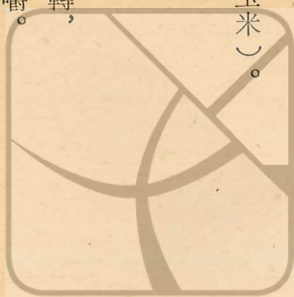
取出了一個個紅黑的茄公（玉米）。

一個漢子把茄公遞給老者，

一個漢子把茄公遞給旅客；

燙手啊，茄公在客人手上滾轉，

當所有達雅老少在快樂地咀嚼。



火，照亮了四周的善良的眞面貌，
老人的短鬚，像是燃燒着的枯草，

①砂撈越陸達雅干榜中，常有一間獨立的高腳屋，供未婚男子和訪問者住宿，鄉民也常在此休息。屋內藏有古時獲得的人頭。

最亮的也許是異鄉人的好奇的眼睛：
懸掛在峇勒壁角處的人頭忽顯忽隱。

老者繼續對客人述說未完的故事，
四下的笑語也消失。

咀嚼新擷的玉米有美味，
聽古老的英勇人事最有趣。

……年代嗎，已經很久遠，很久遠，
也許在一百年前，也許在五百年前，
但是那時誰也不懂得怎樣計算年代，
所以一切只有死了的祖先們才明白。

這些懸掛在這裏的骷髏本，^①
是帶自祖先的古老的干榜；

①譯音：即人頭骨。



他們原先是甚麼人，到如今傳說紛紜，也許是色克朗伊班人，也許是支那人。^①

……破曉之前猝然起了騷擾，

銅鑼的喧聲震醒了全體山民，

長屋裏，人們發出一片張惶的呼吼，

長屋底下的豬羣開始了恐懼的嗥叫。

進襲者的竭力的吶喊逼到屋下，

屋裏的人吹起噴筒，投出長矛，

一面掩護着婦女和兒童衝出焚燒的家，

剩下的一切便被敵人搶劫，遭火燒滅。

女人和孩子逃進森林隱匿，

戰鬥在曙光與火光交融裏，

①居於色克朗河(Big. Okrang)流域的海達雅人(伊班)，百年前傳爲海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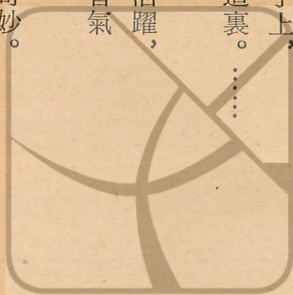
巴冷刀閃着血光，村民奮勇抵抗，直到敵人竄入遙遠的深山。

當太陽升起來的時候，戰爭已停息，遍地是血呀，到處是無頭的屍體。

我們祖先的頭顱落在敵人的手上，敵人的腦袋，現在也懸掛在這裏。

再添上一些枯枝，火舌重又活躍，有人又提來了一束生茄公，香氣於是又在眩惑的火燄上飄。

這勞動的收穫的十二月多麼奇妙。



……這一個故事自然也是非常古舊；那時，在峇勿地方住着許多支那人，他們都是採金的鑛工；因為他們不接受新來的白人的統治，

所以便開始了一場戰爭。

他們在半夜間偷擊古晉，

意外的襲擊把夢中的白人驚醒；

拉惹泗過河，在小河灣裏逃生。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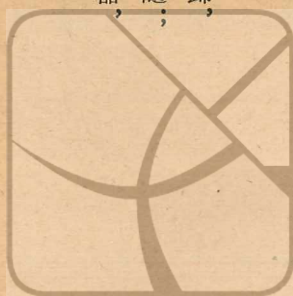
支那人便佔據了那地方。

後來，支那人轉頭朝舊地回歸，

刀槍和長矛在他們的背後追隨；

白人雖少，但他們有各種武器，

他們有來自遠地的槍炮輪船。



伊班人和馬來由人也加入了戰爭，

他們很容易便和白人奔走在了一起，

色克朗的端慕達帶領了大隊勇士，



① 越王一世詹姆士·布魯克。

會同了馬來由人齊向支那人追擊。

海達雅人每三十人駕着一條戰舟，以最快的速度在支那人背後尋獵人頭；馬來由人也合夥趕到河流上游，殺盡了所有途遭阻截的支那人。

傳說砂勝越河成了紅色的河，河裏流的不是水，而是污水。

敗者最終退入洞穴，在裏面被火薰死，這樣，那腐臭的名字，便從那時開始。

①



戰役之後沿岸遍野都是屍體，可以被帶走的人頭早被帶去，餘下的便由父先們拾了回來，

①峇勿(Batu)即石龍門鎮，馬來語峇勿是臭的意思。

所以如今他們也懸掛在這裏。

……這一切已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

藏匿、探索和搏鬥的事已成了過去，

今天的達雅和馬來由和支那人都是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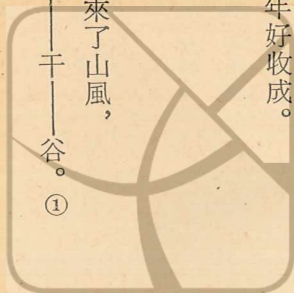
而我們只祈求着穀子和茄公年年好收成。

長者結束了那離奇的傳說，

人們已吃完了所有的食物；

打從窗外和疎疎的竹樓板下吹來了山風，

旅行者望窗外，只聽得聲聲干——干——谷。^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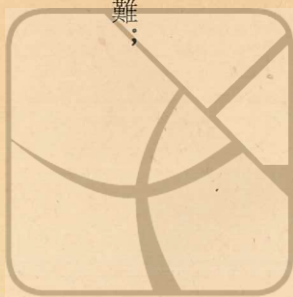


①鳥叫聲。

夜宿江中

天上一彎殘月，點點星星，
江面夜靄瀾瀾，夢似的恬靜，
只有江水湧着船纜聲唧唧，
夾着旅伴們的疲憊的鼻息。

漫漫的夜，我的夢很短暫，
望水上螢光，想明日旅途的艱難；
當岸土有了雞聲人語，
我的前進的鈴就要敲起。



五七·十二·峇當魯巴

夜探

我們在黑暗的森林裏探索，
過了山，到了泥濘的沼澤。

兩膝在黑泥裏掙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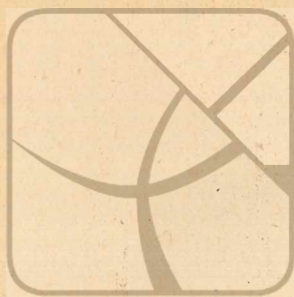
在滾動的腐朽的巨幹上跋涉。

呵，婆羅洲的深邃的森林，

已在神祕的夜的翹翎下睡眠；

樹梢間有星星眨着原始的眼，

一點星光便給我們一點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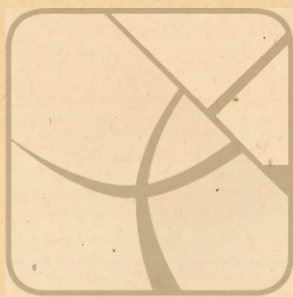
把步伐放輕一點吧，朋友們，
別驚動那莽林的睡眠的女神，
噓，你聽她在酣夢裏自言自語，
如似有不安的事纏了她的心魂。

哦哦，她一會兒又低低太息，
準是夢見了什麼不祥的兆跡；
你聽她這會兒不是在翻身嗎？
翻身後又在微動的夜翎下沉寂。

不，不，她却只有半刻的平安，
是甚麼又在把她擾亂；
你聽她又在把身腰翻覆，
哦哦，她把溫氣吹在我們身上。

每當她叫惡夢纏得輾轉翻身，
整個森林便爲她而驚恐，
那深淵裏閃的是蛇的鱗光，
還是她的長髮在不安地閃動？

一羣羣的螢火蟲四處亂飄，
夜鷹也呼應着，不停唸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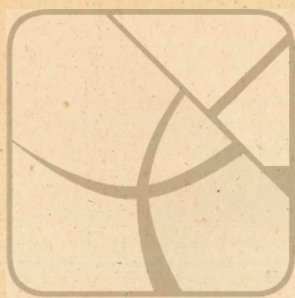


蟬兒拉起了冗長的尖噪，
領着百蟲齊聲呼號。

在窠裏護着嬰兒的小鳥，
駭然朝黑暗裏飛躍，
留下了可憐的嬰孩，
哭哭啼啼在把母親要。

山豬在亂叢裏衝撞，
野鹿在惶恐裏逃亡，
松鼠和蜥蜴，
從這樹幹飛過那樹幹。

在池沼裏安息的魚，
也躲在水草下警惕，
一羣羣青蛙在跳躍，
山蚊和水蛭在尋着把血吸。



哦哦，那饕餮的蝙蝠
乘着這騷亂的時刻

拍着比黑暗更黑的翅膀，
低迴着在尋覓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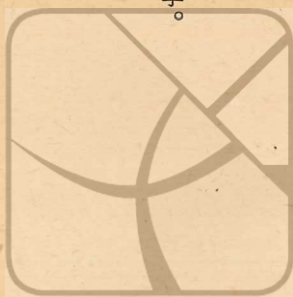
猴子也從老巢裏醒來，

卡卡叫着，把驚恐傳開，
彷彿要把深山裏的人猿叫醒，
讓牠們來奪去這最後一絲安寧。

哦哦，那是巨蟒從黑葉牀裏，
高高地把猙獰的頭舉起；

撲撲，驟然傳來兩三巨響，
是榴槤拋落在咫尺之地？

去，去，你這擾亂睡神的夢魔，
漸漸，漸漸，森林又沉默；



我們聽見女神在輕輕呼吸，
樹葉在她的暖氣裏吟歌。

我們仍舊摸索着向前，
輕輕地，不願驚動安眠的睡神；
那深淵裏閃着的不是蛇的鱗光，
是她的長髮在星光下閃動。



五九·九·

牆與門

小鎮上有一列店鋪，

商人們各自把自己的門面裝飾。

細心的顧客不難看到個奇蹟：

每一間鋪子之間，

總有一道間隙。

所以，三十間店鋪，

有六十面厚牆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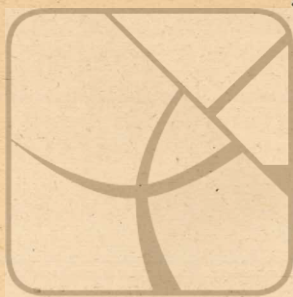
荒山中有一列長屋，

村民在路埃裏共同活動。①

明眼的旅客不難看到一個奇蹟：

在每一間比勒之間，

①路埃是長屋裏的長廊，比勒是房間。



總有一道小門。
所以，三十間比勒，
有六十個門戶。



五七・十二・二十・

南中國海

雄渾的海洋呵，南中國海

你以你的滔滔滾滾的狂浪

把北方的大陸和南方的島嶼沖開

你以你的滔滔滾滾的狂浪

把北方的大陸和南方的島嶼連接起來

一張破蓆，兩個枕頭，一個求生的熱望

我們的祖先漂流在你的洪濤裏

五十年前，一個世紀前，幾個世紀前

張着帆，任貿易風吹括，烈日煎熬

遠離故國來到這蒼莽的異鄉

人們得以最精巧和豐富的想像

才能明白他們會如何流盡血和汗



以赤手空拳和性命去換取生活
在半黑暗的荒蠻的處女林裏呼吸
海洋，這一切都藏在你的記憶裏

如今，果樹正在開花，到處傳送芬芳
飽孕着白乳的是粉紅色的膠樹的巨榦
椒園裏，綠叢中滿掛着穗穗的珍珠
而田裏的稻已抽出了青葱的秧苗
我們的祖先漂流在你的洪濤裏

方醒的城市在朝陽下閃閃發亮
汽車和人羣的喧聲在眩目的光輝中交響
學校裏不時傳來朗朗的讀書聲
古色古香的廟宇裏飄浮着晨禱的香火

我們的祖先漂流在你的洪濤裏

感想尤其變得繁複，心緒尤其變得深沉



在清明的烈日下虔誠地把香燭

燃在先人的墓前，沒有了碑的古墓前

燃在千百個祖先的墓前

我們的祖先漂流在你的洪濤裏

像海濱的椰林把果實拋落在沙灘上

讓潮汐將它們沖載到另一個島上

在那裏，種子向藍天射出孔雀似的綠扇

種子又結出了千萬顆香甜的果實

我們的祖先漂流在你的洪濤裏

但祖母白髮蒼蒼，面容皺似苦瓜

她的手中抱着小豬般可愛的孫兒

用老花眼凝望着壁上祖父的遺像

爲甚麼，嘗盡辛酸的心又在低低地歎息？

我們的祖先漂流在你的洪濤裏



我們在這裏落土，又在這裏生根

我們餐的是椰風，宿的是蕉雨

炎陽天下烤黑了皮膚，但血仍然是血

說：我們是兒女，土地是母親

你的北方的大陸是我們的父親

當雨季來到之前，徘徊於黃昏的街道
紫紅的雲浪是你的永生的面貌的倒影
燕子呵，帶來了欣慰的訊息，是音符
飛躍着，在電線上創造了奇妙的樂譜

這比明月更能使人低頭

五十年，一個世紀，十個世紀，過了……

當候鳥又抖擻起翅羽飛向春天

一羣孩子背着失學、失戀、失業和

「不需要人士」的行李，唱着低沉的歌
穿過你的胸膛去追尋那命中第一個春天



海洋，你對他們又有何感想？

而我們，背負着歷史的重擔

試圖攀登赤道上白雲繚繞的高山

直到望見你浩瀚的面影，高歌一曲吧

我們想起了漂流在你洪濤裏的祖先

還有我們未來的子孫

你對我們這一代有何感想，哦大海？

你把北方的大陸和南方的島嶼分開！

你又把北方的大陸和南方的島嶼連接起來！



五八·十二·廿九·

盾上的詩篇

砂勝越是個美麗的盾，

斜斜掛在赤道上，

年青的詩人，請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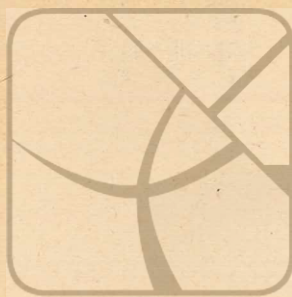
你要在盾上寫下什麼詩篇？

讓人們在你的詩句中

聽見拉讓江的激流聲，

聽見它在高山、平原和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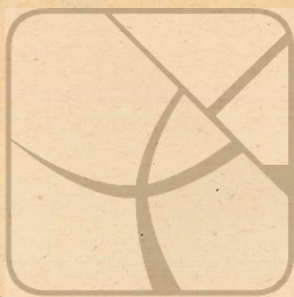
所發出的各種美妙的語言。



一支筆，一個偉大的理想，
太陽和星星照在你的頭上，
在生活、書本和偉大的先師
的光輝中尋求你的思想和力量。

寫吧，詩人，在這原始的盾上，
添上新時代戰鬥的圖案。

寫吧，詩人，在祖國的土地上
以生命寫下最壯麗的詩篇。



在高山之巔

我們巍然立在高山之巔，

瞭望着大地的風光；

紅日初上，在羣巒間微笑，
我們爭說：江山如此多嬌。

一望無邊的平原，

綠毯似的朝北方開展，

在最遠最遠的天際，以一線
輕吻南中國海浩渺的白浪。



回頭來，却叫層巒疊嶂

擋住了飛揚起來的視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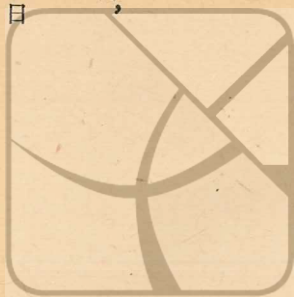
遠山如畫般浮立在天邊，

近山似巨人站立在眼前。

而我們站立着的這座高山，
昨日曾在燎原之火裏呼喊，
今天處處是焦黑的新芭場，
灰爐間處處還在冒着白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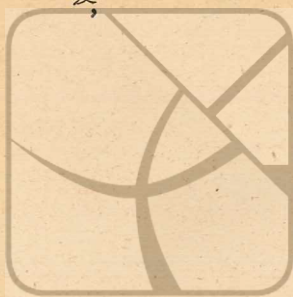
愛歌唱的朋友們，高歌吧！
要讚美的朋友們，讚美吧！
在祖國廣大的胸懷裏，
打開我們純潔的胸懷吧！

我眼底收盡了高山平原和大海，
貪婪地吸着沁人心脾的雲靄；
我想在芭場裏播下種子，待明日
它就同達雅人的稻長出愛的果實。



手的歸宿

太遠的不提，且說當年
父母親把你送進小學堂，
第一課你就把自己的手呼喚，
先拍拍手，然後叫皮球反彈。
於是玩泥沙呀，打架呀，
拋石彈子，和同學互揪着頭髮，
小心地捏着銀幣子去買零食，
忙着幹一切惡作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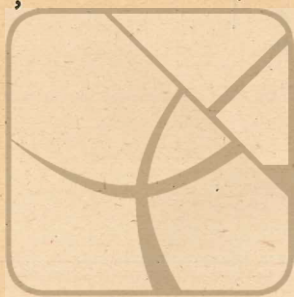


在教師藤鞭的威脅下，
一雙小手匆匆地長大。
六年的時光在指間溜過，
一紙小文憑是初次的收穫。

同伴們有的提起了膠刀，
有的讓機油塗黑了兩手；
你比起他們來確是幸福，
兩手依然捧着一本本的書。

在野外紮營，在講臺上揮拳，
在球場上緊緊追着搶着，
蜜蜂兒般迅速穿梭的籃球——
這雙手給記憶留下歡樂。

幾年的歲月忽忽又渡過，
你埋頭翻着書，苦苦思索，
然後在無盡的白卷上筆飛墨舞，
爲前途，爲五天的科舉而飛舞。



雙手萬能說在此刻不能
保證你去推開眼前的門——

但，謝天謝地，你挨過了這門，
因為興奮而兩手發冷。

光明呵！幸福呵！捲起衣袖，
你準備去爲人羣任怨任勞；

但是你的呼喊被靜寂吞沒，
高揮的手徒然在空中劃着問號。

你的理想是站在黑板前，

去教下一代人手拍手，拍拍——

這時你却被迫拍去自己手上的粉灰，
因為你有副新時代的腦髓。



你不會拍馬屁，只好不厭其煩地

扣着幾個僅剩的職業的小門；

如果幸運，小門兒便應聲而開，

啓門的人，面孔總是半邊黑半邊白。

這時哀傷的手也來扣你的心房，
你扶着雙親送他們入泥坑。

你的手平日雖然果決靈活，
這兩個時刻裏，却顯得茫然失措。

不過，你那雙在兒童時期
爲點燃春節的炮竹而顫抖的手，
却已經爲走近的愛情而抖，
顫抖着去揭開人生的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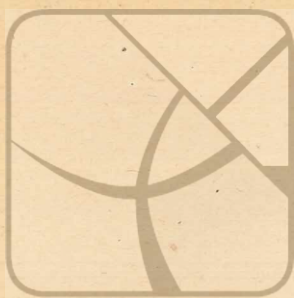
然而昔日創造世界的宏願，
却不因艱難的歲月而消滅；
每當你在夜裏聽見遠方的號角，
你就想手執起光明的火把。



而且你越生活越明白這一點：
一雙手對一個生命有何價值；

千萬隻手在時代的巨輪旁，
會產生怎樣的奇力。

於是你捏緊了拳頭，
四處與受難的人民握手；
於是你的手變得又壯又粗，
在沸騰的生活裏找到歸宿。



五
九
·
八
·

我明天要起程

那雨兒已下了多少回，

那雷兒已響過了多少次，

那風兒吹了一陣又一陣，

我明天要起程。

我的心永遠不平靜，

越是沉默它越是激動：

森林的呼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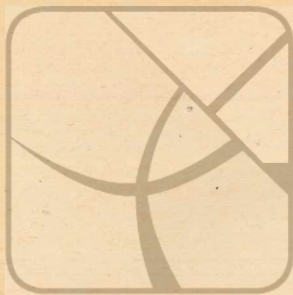
高山的招喚。

祖國在叫着我的名字，

我也把祖國的名字呼喚，

她給我一項光榮的任務，

我怎還能遲遲不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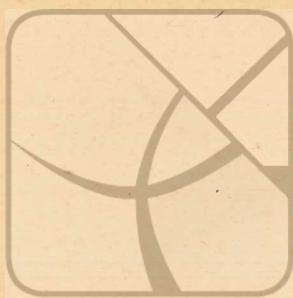
那浪兒在島外翻騰，
人羣的手在浪頂揮動；
那浪兒在我心中翻騰，
我心怎麼能平靜？

一個蘭達季節又隨着①
苦旱的八月來臨，
八月的火使人堅強，
九月的水給人力量。

燈兒已昏黃，
我已準備好行裝，
雨兒嘩啦啦地下着，
我明天要起程。



雷兒又滾過夜空，
夜空裏吹着夜風，
屋簷下水聲最響，
我明天要起程。



五九·九·廿七

第一次飛

(一) 怪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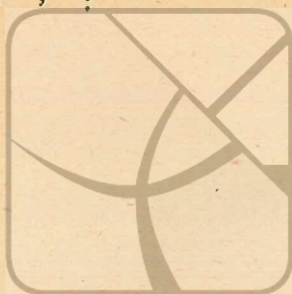
那裏，發臭的亞答屋下，
幾十隻眼睛發着混沌的光，
忽然嘶嘎地嗥叫了幾聲，
馴服而騷亂地擠出了狹門。

對於牠們，世界原是這個樣子：
乏味、簡單、沒有幸福和悲哀，
一切已規定下來，由上帝安排。

然而可笑的鴨也有可貴的夢：
吃一頓美餐，

然後跳進大泥塘。……

鐵柵旁邊站着高貴的主人，



嚴酷的臉上掛着半絲笑容；
跳動的心是撥動的算盤，

回答的話是貪婪的眼光：

「我滿足你們的夢想，

你們滿足我所企求的斤兩。」

然而主人的眼光剎那間

竟爲什麼變得那麼張皇？

難道算盤子撥錯了，

因爲興奮而算得太匆促？

難道在那羣馴服的鴨裏，

出現了什麼可怕的叛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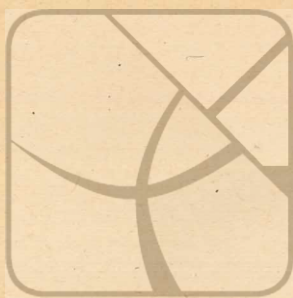
從陰暗的狹門內，

慢慢地走出最後的一隻鴨，

「呀呀，爲什麼這鴨的嘴

那麼彎曲，那麼尖銳？

爲什麼牠的腳上沒有蹼膜？



粗粗的爪子像是魚鉤？

爲什麼牠的身體這樣壯大？

黃白色的翼緣上

有黑褐色的縱斑？

是鴨嗎？是雞嗎？——天！

鴨蛋孵出怪物來啦，

難道這也可以換得錢？」

第二天，牠被載到市場上，

主人剛打開竹籠，顧客們

驚異得甚至你大呼我高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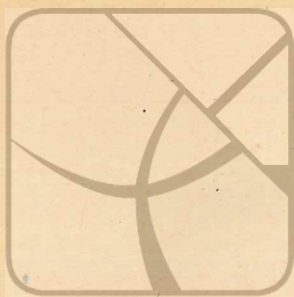
「騙鬼嗎，也不要買這怪鴨，

這準是什麼紅毛種的奇火雞。」

「這準是半雞半鴨的雜種，

只有雜種的人才把牠買。」

正當這怪物的命運，



被人們任意地玩弄，

却有個青年人，他冷靜

像個生物學家，他細心

在旁邊觀看，忽然揚起嗓音：

「賣給我吧，不用看幾兩幾斤，

呵，這是隻被馴服了的雄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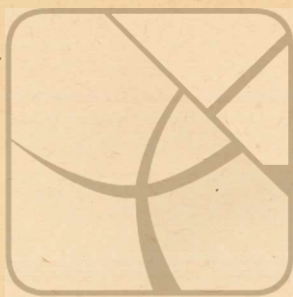
(二) 馴鷹

「不管是高山，不管是海洋，

在祖國的高空上，

展開你的金色的翅膀吧，

我的自由的歌聲。」



「而你，不幸的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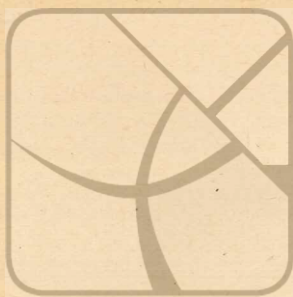
是誰把你安置在愚蠢的鴨羣之間？

豪邁的力量，崇高的智慧，

在沒有半點漪漣的死水裏，

被腐蝕得消聲匿跡。
而我，將以我的愛情，
來喚醒你的新的生命，
讓你展開翅膀高飛，
像我的歌唱的聲音。」

年青的詩人撫摸着馴鷹，
牠的悲哀的命運，像狂濤
沖擊着他的年青的心。
生活，原是最美好的詩篇，
自由新生，是詩人的渴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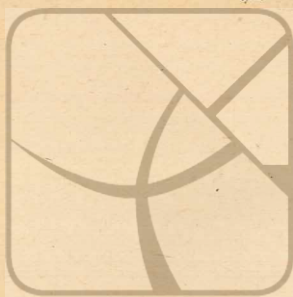
詩人把鷹帶到廣場上。
「缸裏的魚渴望海洋，
你——天空的主人
為什麼忘記了故鄉？」
詩人把鷹拋上天空，

失魂地在低空盤旋，
牠拍着無力的翅膀，
終於像飲彈的鵲鴿，
撲撲地跌落在地上。

「你難道眷戀這土地？
眷戀我？眷戀地上的白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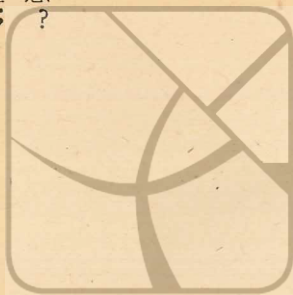
「你難道還惦念着他們，
那可憐的愚蠢的鴨羣——
鮮血從斷了的喉嚨往外濺，
他們的衣服被剝得精光，
放在盤裏，讓人們嘗嘗。

呵，這馴服了的雄鷹，
也在等待着這樣的命運？
起來，覺悟，甦醒，
讓高空的風搖撼你的生命。」



詩人第二次把鷹往天空拋，
在他的眼裏，他彷彿看見
一股生的火燄逐漸在空中燃燒，
這火燄越燒越高，
甚至達到蔚藍的天頂。
他愉快，他歡呼——只可惜
這一切驟然化為虛無的幻影。
那不速之客呵——哀傷，
毀滅了詩人綺麗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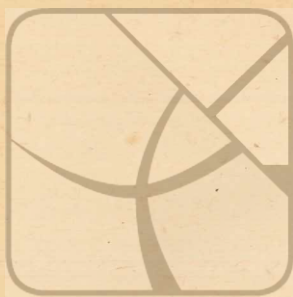
「爲什麼你在不斷地顫抖？
爲什麼你的瞳孔裏充滿了驚恐？
怎麼，你的心跳動得像個鬧鐘；
可是因爲天邊有白雲在洶湧？
可是因爲雲底有狂暴的風？
或是因爲風裏的強烈的陽光，
把你的身體刺痛？



沒有了壯志的鷹難道還叫鷹？
詩人的熱情喚不醒牠的生命；
在豐滿的羽毛上，
幾滴多情的淚珠
在陽光下亮晶晶。……

(三) 詩人

縱有夜鳴蟲優美的歌聲，
縱有十五的月亮
在窗外露着姑娘似的臉，
然而這又有什麼用處呢？
一切都化為烏有，
像一縷輕煙。



彼岸，密密的膠林上，
一隻鷹在勇敢地翱翔，
沐浴在雲海。牠舒展

那敏捷的長長的翅膀。

然而這又有什麼用處呢？

一切都化為烏有，

像一縷輕煙。

眼前，黑暗無邊無垠。

快樂和憂愁用它們的指尖，
輕輕地彈奏着詩人的心弦；
公雞在啼，他仍輾轉不眠。

「一切都那樣明白，

一切又都充滿疑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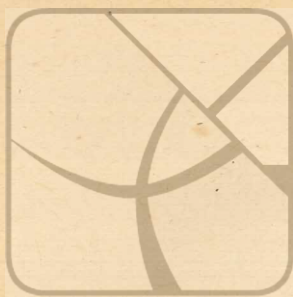
沉睡的鷹不會覺醒，

半雞半鴨，那可笑的判斷，

也遭事實的應驗？

黑夜，增加了我心的疑難，

白晝，快來排除我心的不安。」



縱有露珠在脚下眨眼，
縱有綠葉在頭上拍掌，
然而這又有什麼用處呢，
有眼看不見。

詩人一邊走着，一邊在思量，
偶然，在他的身旁，
幾隻小鳥被驚動得飛出草叢，
幾隻小鳥把詩人驚醒，
而牠們又剎那成了一羣雄鷹，
望藍空飛去，望白雲飛去，
在那裏盤旋，呼應。……
然而這又有什麼用處呢？
詩人一邊走着，一邊在思量。

不覺上到了山之巔，
日落西山，又是一天。



在他的眼前煥然展開一幅美景：
高山，流水，紅日，落霞，
還有——呵，這決不再是幻影，
而是一羣真實的勇敢的鷹。

這景色傾刻間吸引了他的心。
而忽然，他不再想，也不說話，
似乎對這美景不再留戀；
他拔足飛奔，像發狂的人，
踏着殘葉，踢着樹根，
向山下奔去，直到氣喘。
彷彿身後有敵人在追擊，
又彷彿眼前有愛人在向他呼喚。……



（四）在高山上

肅穆莊嚴，層巒疊障的山巖像巨人，
峭拔的石壁下河水在翻騰，

膠林是一襲華貴的禮服，
輕披在山脚下的平原；

椰林是無數少女的裙，

翩然起舞在薄霧籠罩的河邊。

早安，光輝的初陽，

早安，五色繽紛的絢爛的彩霞，

——彩霞外有一羣雄鷹在飛翔。

有什麼比這更美麗呢，你說，

呵，這祖國的江山——早安，

那來自北方的微風。

一切悲哀在這裏化爲歡欣，
死亡，在這裏重獲生命。



普羅米修斯高高地舉着他的蘆葦，

但柯高高地舉着他的燃燒的心；

青年詩人高高地舉着他的鷹，

他高高地舉着一個生命。

「讓屬於天空的回返天空。

飛吧，飛到太陽燃燒着的地方，

飛吧，飛到朝霞圍繞山巖的地方，

飛吧，飛到河水在歌唱的地方，

飛吧，飛到你的兄弟在飛翔的地方。

追尋，不能遲疑了。

在山的彼方有淙淙的清泉，

河的盡頭是蔚藍的海洋；

林裏有香甜的野果，

在天的那邊有戰鬥着的同伴。」



「生命，放出你的光波，

讓它與晨光相融和。」

正當詩人的歌聲在高空飛揚，

牠飛去，拍拍地斗膽飛去，
第一次展開了美麗的翅膀。

像金輪滾動在空中，

生命奔馳着向太陽；

直到成了細小的金點，

閃動在彩霞的邊緣，

終於辨不出那點是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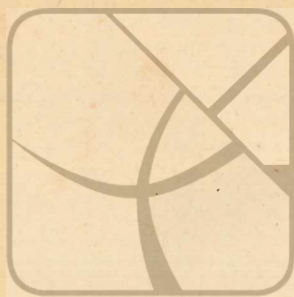
那些點是牠的同伴。

「大地的黎明喚醒了你，

黎明的背後有暴風雨，

飛翔吧，戰鬥吧，

祖國的一切都祝福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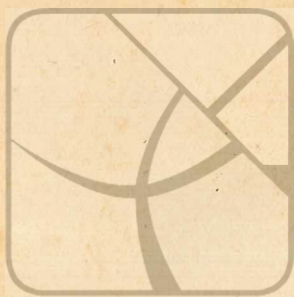


肅穆莊嚴，層巒疊障的山巖像巨人，

峭拔的石壁下河水在翻騰。

初學寫詩時，姚紫先生曾給予鼓勵，我要感謝他。

爲什麼年青的詩人熱淚盈眶？
因爲他已寫完了美麗的詩篇。



五六·九·廿一·

後記

這個集子中所收的二十幾首長短短的詩，是從我在過去幾年間的習作裏選出來的，青少年時代本來是最好發憤的時候，可惜我那期間却寫得不勤，寫得不多，以致如今想起來，看看工作的成績，很覺得慚愧。

這些詩，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我個人在那時期的思想感情。這裏面有過份濃厚的憂鬱的色調，有過份低沉的旋律；這固然是當時社會環境所給予的影響，但主要是自身的思想和生活的狹窄所引起。

我願將這小集當作文藝學習的一個小結，也當作新的寫作生活的起點——這是時代的要求。而新的道路是：走向生活，走向更高的思想，讓詩具有堅強的高音，鮮明的色彩。

以「盾上的詩篇」爲書名，並非說明它是最滿意的一篇。我採用它，因爲它有一種深刻的寓意和地方性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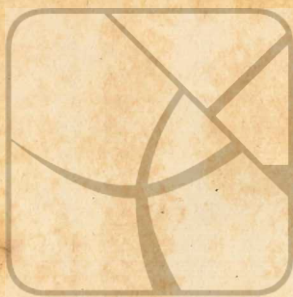
我越來越明白要在盾上寫好詩篇是件多麼艱巨的事。

今天，祖國已經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裏，拉讓江在奔騰，而江畔已經出現許多詩人歌者，他們高唱着雄壯的歌……於是，這集子裏的聲音就自然要變得更微弱，更微弱了。

初學寫詩時，姚紫先生曾給予鼓勵，我要感謝他。

杏影先生一路來給我以極大的關懷和指導；他在百忙中曾校閱這個集子的原稿，並且還在「南洋商報」上寫了推薦的文章，我謹此表示敬意。

這個集子的出版工作，因某種原因拖延了一年多的時間，現在能夠問世，完全得力於幾位朋友的幫助，奔波接洽。我衷心感謝他們。



吳 岸 六二年三月